

# 朱子語類

百十六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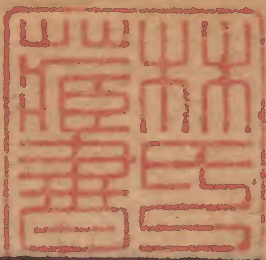
朱子 訓門人

漢	九	四	八	類
書	二	七	六	號
門	八	二	八	函
	四	二	八	冊

內	九	四	八	類
閣	二	七	六	號
文	八	二	八	函
庫	四	二	八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42 )	
	函號	298	252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六

朱子十二

訓門人四

問卒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以下訓義剛

問打坐也是工夫否曰也有不要打坐底如果若之屬他最說打坐不是又問而今學者去打坐後坐得瞌睡時心下也大故定曰瞌睡時却不好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  
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

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悲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  
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  
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  
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  
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津錄云既知悔便住了  
莫更如此做只管悔之  
又悔  
作甚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  
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  
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  
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  
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

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  
不特自家有它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  
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  
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  
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已理會此  
等事又自會得

問說漆雕開章云云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云云先生又  
不應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漆雕開與  
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  
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  
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齋便須要常常如齋而今  
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  
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

義剛啟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  
為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胃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  
事時千思萬量若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  
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總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  
終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  
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  
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

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  
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  
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又問格物工夫至為浩大如義剛氣昏也不解泛然格得  
欲且將書細讀就上面研究義理如何曰書上也便有  
面前道理在義剛又言古人為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  
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是習作舉業  
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  
將小學等書理會從洒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  
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  
心教放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標柄時便自不解到

得十分走作了

義剛啟曰半年得侍酒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  
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為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  
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  
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究義  
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  
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為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  
則沒奈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講書窮理便是為學  
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為先曰且將論語大學  
共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着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  
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

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侍教半年仰蒙提誨自正月間看論語覺得略得入頭處  
先生所以教人只要逐章逐句理會不要揀擇敬遵明  
訓但此番歸去恐未便得再到侍下如語孟中設有大  
疑則無可問處今欲於此數月棟月頭段來請教不知  
可否曰好

先生問晏淵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并  
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看曰公數千里來  
見其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  
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  
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已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之事到理

會得天下事於身已上却不曾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  
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又言劉德脩向時章疏中說  
道學字用錯了先生因論德脩向時之事不合將許多  
條法與書皇看暴露了被小人知之却做了脚手某以  
為大率若小人勢弱時節只用那虛聲便可恐得他去  
若小人勢盛時節便不可如此暴露被他先做脚手雖  
然德脩亦自好當時朝廷大故震動淵訓  
姜至夫將上趙子直黃文叔二書呈先生先生曰公有志  
於當世亦自好但若要从自家身上做将来須是捨其  
所已學從其所未學恪  
二語姜至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

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底時病痛自去義  
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佐

須是靜方可為學謂亞夫曰公既歸可且杜門潛心數年

方子口蓋卿錄云亞夫稟辭先生勉之曰歸  
後且杜門潛心二三年仍須虛心以讀書

甲寅八月三日蓋卿以書見先生于長沙郡齋請隨諸生  
遇晚聽講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或問向蒙見教讀書  
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  
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為見此中人讀書  
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胃  
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  
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

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  
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誰  
某只說一个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  
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  
說得遠如此講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  
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  
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  
無意思

以下訓  
蓋卿

蓋卿因言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  
若工夫未到雖於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  
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時不

成不去應事接物且如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箇道  
理今在路途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  
之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  
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  
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蓋卿稟辭且乞贈言先生曰逐日所相與言者宜着工夫  
不用重說曰尚得為遠謁函文之計曰人事不可預期  
歸日宜一面着實做工夫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問只是  
為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  
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說一席

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趨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趨便受飢餓今人事無小大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已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着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坐間有言及傳子困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不是此邊却未有肯着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為他所謾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

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做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世學者多躡等亦曰更有不及等人

以下訓謙

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



志既知這道理辨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  
立志不堅只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  
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  
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  
究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  
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  
事蓋謂此也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  
為子讀書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  
一向單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  
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下者雖皆有得然詳者終是

看得溥博浹洽又言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  
如何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是  
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略亦不解致思他  
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  
止是致知所知果致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  
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生不  
得不可似他們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  
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  
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  
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做作此小氣象或專治一

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  
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  
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  
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室若不下工夫自  
去討終是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已其甚  
不滿於長沙士友胡季隨特地來一見却只要相閃不  
知何故南軒許文與諸公商量到如今只如此是不切  
已之過

寥兄請曰某遠來求教獲聽先生雅言至論退而涵泳發  
省甚多旅中只看得先生大學章句或問一過所以誨  
人者至矣為入德之方無以加此敢不加心明日歛

別誨席更乞一言之賜曰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便有  
益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  
也人只怕有悠悠之患廖復對曰學者之病多在悠悠  
極荷提策曰見得分曉便當下工夫時難得而易失不  
可只恁地過了蓋

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脩云適值先  
生去國匆匆不及款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訓自

問平日工夫泳對理會時文先生曰時文中亦自有工夫  
請讀何書曰看大學訓泳

說大學首章不當意先生說公讀如書騎馬不會鞭策得馬  
行撐船不會使得船動

讀大學必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  
可看處恰好看

先生與泳說看文字罷常且靜坐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

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以下訓

先生謂愛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

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

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

磋之義愛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愛

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

初直是難說愛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錄被數板云

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不得遂云無極而太極而

今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那不知

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

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

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

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

來之際其卒無終自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

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

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滾滾將去如水車

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

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

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之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二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

一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瘁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吃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

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性便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到得成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譬如穀既有个穀子裏面便有米米又會生出來如果子皮裏便有校校裏便有仁那仁又會發出來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箇性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管如此仁者謂之仁便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謂之智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太

極通書便只是添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之途耳少頃人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勢凡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體在裏了如這卓子未用時已有這卓子在

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若其靜而或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昏了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變孫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都不會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盡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着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麤疎略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

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来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撼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

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  
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理知  
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  
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且  
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  
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當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  
是性出頭露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  
這裏略略動這三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  
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  
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  
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

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  
之形體便是說得好

林子武初到時先生問義剛云在何處安下曰未曾移入  
堂長房曰它便是有思量底蘇子容押花字常要在下  
面後有一人官在其上却換得他花字向上面去他遂  
終身悔其初無思量不合押花字在下及包頭道等來  
遂命子武錄掌長後竟不改義剛

問緣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  
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  
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  
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

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訓木

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  
是時節公初從何人講學曰少時從劉衡州問學曰見  
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  
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  
之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鉄真箇可疑可問彼此只  
做一場話說休了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某已前與  
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  
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汎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  
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  
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截下看晚年

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  
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笑  
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之學祖道曉  
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曰象山與祖道言目  
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  
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  
如此做甚詠歸舞雩相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  
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  
外鑠以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  
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以象山曰  
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靜所學分



明是禪又曰江西人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多  
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然今黨事方起能無所  
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疑公進取時如何曰此是自家  
身上上進取何足謙曰可便遷入精舍以下訓  
先生謂祖道曰讀書且去鑽研求索及反覆認得時且蒙  
頭去做久久須有功效吾友看文字感快了却不沉潛  
見得他子細意思莫要一領他大意便去搏摸此最害  
事且熟讀就他注解為他說一番說得行時却又為他  
精思久久自落窠臼略知瞥見便立見解終不是實恐  
他時無把担虛費心力  
進德之方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亦

無窮理處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  
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昔用心是為己為人若讀書計較  
利祿便是為人

資稟純厚者須要就上而做工夫問如何曰人生與天地  
一般無此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  
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一日拜別先生曰歸去各做工夫他時相見却好商量也  
某所解語孟和訓詁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  
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  
不是草草看者且歸子細

曾兄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

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  
 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  
 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  
 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  
 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  
 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  
 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外全是天理安得  
 有私意今釋老能立箇門戶恁地亦是它從旁窺得逃  
 似他所謂敬時亦却是能敬更有箇筭影之喻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懶恣  
 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

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  
 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鈍底工夫

方得以下訓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  
 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  
 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  
 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  
 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  
 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是遇事之時便與克己下不得  
 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  
 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

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着力無一時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每日做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有致知底工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問色容莊持又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問

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道理極是細膩公問心都籠入那細底不得

公而今只是他說人短長都不自反已看如公適間說學者

來此不講誦蚤來莫去是理會甚事自初來至去是有何所得聽得某說話有何警發每日靠甚麼做本從那裏做去公却會說得箇頭勢如此大及至未稍又却是檢點他人某事某事元未有緊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上去理會自己身心煞有事在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

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  
 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為英雄之  
 學務為所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  
 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  
 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  
 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門學都  
 到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  
 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  
 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必間會失心去不可不  
 覺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

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樣如此他裏面  
 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既燥  
 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未論讀書人  
 書且如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  
 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  
 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為好者有之矣  
 好者亦未必以為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  
 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  
 矮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問着他那裏  
 是好處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讀熟讀後自然  
 見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公

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齶  
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  
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  
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呂子約  
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冊來書是寫他讀詩  
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閔睢只是說一箇后妃  
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  
也自閔閔睢鳩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說着如此讀詩是  
讀箇甚麼呂伯恭大事紀亦是如此盡是編排詩序書  
序在上面他們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  
立辭則害意

問鳶飛魚躍南軒云鳶飛魚躍天地之中庸也曰只看公  
如此說便是不曾理會得莫依傍他底說只問取自  
家是真實見得未曾自家信是信得箇甚麼這箇道理  
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齊要看到四邊合圍起理會莫  
令有些子走透少問方從一邊理會得此小有箇見處  
有箇入頭處若只靠一邊去理會少間便偏枯了尋捉  
那物事不得若是如此悠悠只從一路去攻擊他而又  
不會着力何益於事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  
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便是覺意思  
都不曾痛切每日看文字只是輕輕地拂過寸進尺退  
都不曾依傍築碁春那物事來此間說時旋紐捏湊合

說得些小才過了又便忘了或他日被人問起又遂旋  
紐捏說得些小過了又忘記了如此濟得甚事早間說  
以負痛相似因言持敬如書所云若一疾如此方謂之  
持敬如人負一箇大痛念念在此日夜求所以去之之  
術理會這一件物湏是徹頭徹尾全文記得始是如此未  
是如此中間是如此如此謂之是如此謂之非湏是理  
會教透徹無些子疑滯方得若只是如此輕輕拂過是  
濟甚事如兩軍廝殺兩邊擂起鼓了只得拚命進前有  
死無二方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若纔放慢被他殺了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所疑  
者先生畧顧之謂友仁曰公今湏是逐一一些子細理會

始得不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  
其他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湏是  
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

友仁下訓

問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曰此是大率言物各有所止之處  
且如公其心雖止得是其迹則未在心迹湏令為一亦  
可豈有學聖人之道服非法之服享非禮之祀者釋老  
生謂文中子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者此也友仁曰舍  
此則無資身之策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豈有為人而憂  
此者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李禪來曰非惟李禪如老莊及  
釋氏教典亦曾涉獵自說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

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又顧同舍曰德先却於此理見得彷彿惜乎不曾多讀得書却謂友仁曰更須痛下工夫讀書始得公今所看大孝或問格物致知傳程子所說許多說話都一一記得方有可思索玩味

張問先生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孝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注儘得公還書記得集注說話否非唯集注恐正文亦記不全此皆是不曾仔細用工夫且如邵康節始孝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有年公們曾如此否論語且莫說別處只如說仁處這裏是如此說那裏是如此說還會合得否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歆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已任意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

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拜辭先生曰公識性明精力短每日文字不可多看又記性鈍但用工不輟自有長進矣

因誨郭兄云讀書者當將此身築在此書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若但欲來人面前說得去不來自熟如此濟得甚事須是着起精神字字與他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語解得方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記

不得如何曉得

調同

讀書須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書既曉未得我寧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志方成二未郭得此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若今日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若只記得字義訓釋或其中有一兩字漏落便是那腔子不曾填得滿如一箇物事欠了尖角處相似少間自家做出文字便也有所欠缺不成文理嘗見蕃人及武臣文字常不成文理便是如此他心中也知得要如此說只是字義有所欠缺下得不是這箇便是不得於言物於心之患是他有所蔽故如此司馬遷史記用



字也有下得不是外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  
云太子少長之妃色則入于李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  
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李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云云都不成文義更無  
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  
仲舒文字却至正只是又困董仲舒原衡劉向諸人文  
字皆善弱無氣馱用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這  
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康衡文字却細密他  
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  
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關

衡不及也又曰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  
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  
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個

郭得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  
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  
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  
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個不曾說得已四書之仁

增補二百一十六卷論

此表忽然掉了却說上字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

讀書收此一二半何患不進

龍舟書入錄平日無事休其效頗與用半日精進半日

入容皆良醫一西人出乘車送戰其勝其關對中吹向

曉將示告林洪坐曰入錄終日間開言語皆野一西人開

掛眼文字不却軒盡也

明令人驚書字面幾也古入驚書亦味其只長於眼

下及也又曰發子云龍媒心貫之思素必能之龍媒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七

朱子十四

訓門人五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少間或又有看得不好處

因說正思小學字訓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難做如中只說

得無倚之中不曾說得無過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

字難做如仁只說得偏言之仁不曾說得包四者之仁

至○若海錄云一部大爾雅

先生聞程正思死哭之哀質孫

有程正思一學生來謁坐定蹙頰云正思可惜有骨肋有

志操若看道理也粗此子在自脩

問功夫節目次第曰尋常與學者說做功夫甚遲鈍但積  
累得多自有貫通處且如論孟須從頭看以正文為正  
却看諸家說狀得正文之意如何且自平易處作功夫  
觸類有得則於難處自見得意思如養氣之說豈可驟  
然理會候玩味得七篇了漸覺得意思如一件木頭須  
先剗削平易處至難處一削可除也今不先治平易處  
而徒用力於其所難所以未有得而先自困也以下訓謨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  
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  
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面隨順失了自家天  
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

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  
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  
也此却不可不察以下訓謨

謹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  
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  
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  
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  
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  
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  
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  
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

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恁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克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關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

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旦晝牿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畧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胃次烹治煨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爲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  
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  
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  
不可不知也

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諫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  
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  
語爾有所面言資益為多人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  
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  
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此麓踈  
不肯去細密處來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  
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

在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  
夫有着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  
及既知覺已為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  
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  
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  
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  
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  
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為不實正謂此歟  
曰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  
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

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者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舜弼以書來問仁及以仁義禮知與性分形而上下先生答書略曰所謂仁之德即程子穀種之說愛之理也愛乃仁之已發仁乃愛之未發若於此認得方可說與天地萬物同體不然恐無交涉仁義禮知性之大目皆形

而上者不可分為二也因云舜弼為學自來不切已

認却只是尋得三兩字來撐拄亦只說得箇皮殼子

日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

則荒矣 方子

問尋 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

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

得下也 訓以下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

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

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

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

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學者來欲說皇極其令他說者都不相近只做一箇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處不知自孔孟以後千數百年間讀書底更不仔細把聖人言語略思量着是如何且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會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

時季  
訓椿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必

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

工夫

以下訓  
必大

拜滯先生曰所當講者亦略備矣更宜愛惜光陰以副願望又曰別後正好自做工夫攢積下一旦相見庶可舉出商量勝如旋來理會

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分上蓋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而槩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

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為善去惡之際固已為之繫累不能勇決襟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某一生與人說話多矣會看文字曉解明快者却是吳伯

豐方望此人有所成就忽去年報其死可惜可惜若稍假之年其進未可量也伯豐有才氣為學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個

吳伯豐好箇人近日死了可惜頗留意也展托得開江西如萬正溥亦純實只是昏鈍與他說都會不得因問展托得開向來明道有此語莫是擴克得去否曰適說吳伯豐只是據他才也展托得行渠與沈是親近日力要收拾它更不為屈可取德明

問嘗讀何書曰讀語孟曰如今看一件書須是着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



如此說直是用力與他理會如做寃讎相似理會教分  
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  
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功夫不得力下以

等訓

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不索性無那精密  
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見得便自一言半句斷得分明

先生問管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政欲請教  
先易後詩可否曰既嘗讀詩不若先詩後易管曰亦欲  
看詩曰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  
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  
他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

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徃徃見其言只如  
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  
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某觀諸儒之說唯上蔡云  
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味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  
所不及所謂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  
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去捉將志  
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詩記有一條收數說者却不定云  
此說非詩本意然自有箇安頓用得他處今一槩存之  
正如一多可的人來底都是如所謂要識人情之正夫  
詩可以觀者正謂其間有得有失有黑有白若都是正  
却無可觀今不若且置小序于後熟讀正文如收得一

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時開雖無題目其為梅花詩必  
矣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  
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  
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編年雖是大事  
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着精神  
只管看向後去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  
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攷所以易記每看  
一代正史訖却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別記  
某年有某事之類準春秋經文書之温公亦有本朝大  
事記附稽古錄後

先生問帶及二友俱嘗看通鑑得如何是好何處是緊

要看得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當等各對訖先生  
曰如此只是鶻盧提看元不曾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  
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  
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及處事  
變患難處皆未嘗當着可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  
未有底事預包在此學者須先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  
及曾經歷過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  
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某屢問讀易傳人往往皆無所得  
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  
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  
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摠盡致知格

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摠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才提起便摠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子所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與經文不相着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况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文本意了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扇無臼轉動不得亦是一箇大底曾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

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所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啓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傑錄人

畧見易類

溥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為贄見翌日入郡齋問功夫大要曰學固在乎讀書而亦不專在乎讀書公詩甚好可見亦曾用工夫然以何為要有要則三十五章可以一貫若皆以為要又成許多頭緒便如東西南北禦寇一般曰晚生妄意未知折衷惟先生教之先生問平日如何用工夫曰只就已上用工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日

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然則緊要着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溥思未答先生縷縷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已見自立一般門戶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

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湏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無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

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微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以下訓溥。餘錄作五段。

問：日用間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究根原來處，直要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養以方外。此二句為

要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溥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程子曰：涇養須用敬，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涇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因問溥資質懦弱，行意常緩於知，克己不嚴，進道不勇，不審何以能嚴，能勇曰：大綱亦只是適間所說於那根原來處，真能透徹，這箇自都了。

問：靜坐觀書則義理浹洽，到幹事後看義理又生，如何？曰：

只是未熟

問者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摠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闢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摠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甚底事聖賢教人也不曾殺定教人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

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裏便把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討不得也無柰何須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

譬如十里地頭自家行到五里見人說十里地頭事便把為是更不進去那人說因不我欺然自家不親到那裏不見得真終是信不過

須是理會得七八分功夫了被人決一決便有益說十分話便領得若不曾做工夫雖說十分話亦了不得

若道生做一世人不可汎汎隨流湏當了得人道便有可望若道不如且過了一生更不在說須思量到如何便超九而達聖今日為鄉人明日為聖賢如何會到此便一聳拔聳身着力言如此万有長進若理會得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悠了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

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粘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寓錄

謂淳曰大學已是讀過書宜朝夕常常溫誦勿忘講究義理不下得工夫也不得如舉業不下得功夫也不

解精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煞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  
當然者這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  
此恰如自家們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為人父確然是  
止於慈爲人子確然是止於孝老蘇文豪傑只是熟子  
由取他便遠

問着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  
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  
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  
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  
固有之理克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

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  
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  
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  
也勉強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問持敬致知互相發明否曰古人如此說必須是如此更  
問他發明與不發明要如何古人言語寫在冊子上不  
解錯了只如此做工夫便見得滋味不做持敬只說持  
敬作甚不做致知只說致知作甚譬如他人做得飯熟  
盛在碗裏自是好喫不解毒人是定自家但喫將去便  
知滋味何用問人不成自家這一邊做得些小持敬工  
夫計會那一邊致知發明與未發明那一邊做得些小



致知工夫又來計會這一邊持敬發明與未發明如此有甚了期季文問持敬致知莫是並行而不相礙否曰也不須如此都要做將去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屬公用心始得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揆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大難底不見其為難至硤礪至勞苦處不見其為硤礪勞苦橫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粘滯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澁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見都在面前真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

八十四文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  
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為此理之大處却  
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  
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為  
主敬工夫直時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  
恁地汎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  
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  
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  
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  
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  
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

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  
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  
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  
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昨廖子晦亦  
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  
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魯子直待  
他事事都曉得一說與他子貢是少聰明到後來方  
與說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  
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  
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

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未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泯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

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言語都來罩了其間自有輕重不去照管說大底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已莫如昨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此却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腔窠喝斜了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淳又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間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

言決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又約我以禮博文便是  
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  
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  
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  
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卦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  
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聞又和  
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  
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  
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義同

再入臥內溥稟曰適間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  
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  
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  
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  
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要理會下學只  
理會上達即都無事一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曰但是  
自然更無玩索既是一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  
須是下了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  
想象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  
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象那一不去理會那  
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為學工夫

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  
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  
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  
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  
做工夫時須是着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  
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  
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  
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  
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  
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

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  
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  
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  
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  
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  
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  
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  
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  
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  
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  
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

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眾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某撥了案其官人却來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

義副

先生召諸友至卧内曰安卿更有甚說話溥曰兩日思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款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

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文說康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義剛  
恁地戒謹把捉  
驚恐學問只是要此  
常存  
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  
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

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

自未嘗得息義剛錄此下云良久復問安卿適來所說無非是天理流行却無下面許多工夫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

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

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義剛錄作無恐只是自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緊要看了

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

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義剛作殿亦不得時變

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問

事務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

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

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

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

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

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

邊易得暗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

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

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

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沈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備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嘗見胡未定答曾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論後面一詞稱贊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不會為人處此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好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

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始得義剛錄云然亦大槩是如此如做這湯瓶須知是如何地是好如何地是不好而今只籠籠說道好及我問你好處是如何時你却入不曉如何今日將平日看甚書中見得古人做甚事那處是地得是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目見得又看是如何於平日做底事甚麼處是舉數段來便見得所以為天理所以為人欲淳因舉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淳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為說淳皆無所徇但治壙事辦則卜一日為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淳曰大祥次日族中尊



長爲酒食之會淳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皇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梁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議剛是夜再召淳與李丈入卧内曰公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淳讀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康倅書所難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淳所回康倅書先生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今所說固是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卯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

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縛見得這箇物事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方

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曾點較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禮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

擲破放那邊也恐擲破這天理說得蕩樣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汭流溯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必問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

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開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  
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  
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  
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  
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  
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就這一段  
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  
地平看過去便看下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這天命  
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  
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  
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又曰

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 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  
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只是有兩句後來又就父  
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  
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  
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只當恁地  
做工夫去做得合殺便有采又曰聖人教人只是說下  
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換上些子不曾直說到上面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  
仁又且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  
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

故不只有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  
 無邪者三百篇中那箇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  
 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  
 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  
 也是恁地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向見眾人說得玄妙程先  
 生說得絮黃作後來子細看方見得眾人說都似禪了  
 不似程先生說得穩義剛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  
 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  
 然則此心末梢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

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  
 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  
 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  
 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  
 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  
 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  
 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  
 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  
 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昇只要抱一  
 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義剛  
 溥有問曰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

思義剛錄云先生曰未補自反之說又曰公說道理  
大而化之做甚麼何故恁地龍伺  
 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大而化之極處  
 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  
 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  
 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連見這道理然就二人  
 之也開却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  
 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做工夫但見得未  
 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這箇物事亦不可知  
 雖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眾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底做工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  
 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

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功極是仔細每日  
 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着一貫曾子問一篇  
 都是問喪祭變禮微細處想經禮聖人平日已說底都  
 一一理會了只是變禮未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  
 夫子只是謾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待  
 別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當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  
 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孟子自得之說亦只  
 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箇物事  
 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  
 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來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  
 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

達德九經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不能耐煩去理會了  
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  
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  
詁名物度數一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  
於三百威儀須自一百二百三百數至三千逐一理會  
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是只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  
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  
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又曰一底與貫底都只是一箇  
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  
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錢義剛曰。評錄云如用一修

貫一齊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自強  
膽自大矣

問事各有理而理各有至當十分處今看得七八分只做  
到七八分處上面欠了分數莫是窮來窮去做來做去  
久而且熟自能長進到十分否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  
後便自會從容再三詠一熟字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曰淳中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  
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  
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  
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  
淵會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

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麓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  
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  
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  
閑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  
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  
來誣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  
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  
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便是好  
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  
却無不做功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  
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

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也  
書及世間箇底書如何地看得義剛同

諸友揖退先生留溥歎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溥曰數日承  
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冉  
相見溥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  
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  
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  
裏且要濶着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  
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  
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  
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

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  
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  
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  
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  
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  
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  
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  
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裡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  
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  
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  
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

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  
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  
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  
說格物致知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  
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識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  
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義剛同

淳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遐僻郡孤陋  
寡聞易致差遂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為朝夕  
取準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  
理會下學只是放闊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  
出四方游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



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義剛錄云胡叔器曰了先生曰我須是先知得他是甚底樣人及見後與他相處數日便見若是不合便去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義剛

先生問薄曰安卿須是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須是開闊方始展拓若只如此恐也不解十分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薄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慕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携棊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棊已精其術亦已盡識

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二字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

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  
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便要  
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  
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  
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智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  
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  
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  
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  
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  
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  
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

之矣但低着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行拜別先生曰安卿今年已許人書會冬間更須出行  
一遭李丈稟曰書解乞且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  
曰書解甚易只等蔡三哥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安卿問先生前日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  
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  
須是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  
亂董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諱天之明命畢  
竟是箇甚麼曰此只是說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  
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只是  
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光爍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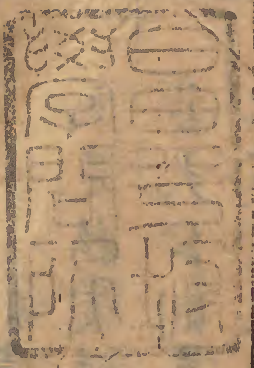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 賀孫

孫問安卿近得書否曰緣王子合與他答問諱他寫將來以此漳州朋友都無問難來因說子合無長進在學中將實錄課諸生全不識輕重先後許多學者近來賁得都不濟事賀孫云也是世衰道微人不能自立總做官便顛沛曰如做官科舉皆害事或曰若在此說得甚好做却如此曰只緣無人說得好說得好乃是知得到若知得到雖摩頂至足也只是變他不得因言器之昨駕來問幾條已答去今再說來亦未分曉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統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總公仁便在此

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總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總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賀孫云公是仁之体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要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令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然係利害願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已復禮為仁讀書最忌以已見去說但欲合已見不知非本來旨意

須是且就他頭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己意較量

知錄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